

黑色星期一 打工仔的眾生相

每個星期天的夜晚，是不是都覺得鬱悶難耐？想起明天又要身水身汗擠着地鐵，隨着人潮去到令人窒息的辦公室，你會不會突然覺得人生還真是無趣？「黑色星期一」，是所有打工仔的噩夢。曾一起合作《野豬》的導演甄詠蓓與編劇莊梅岩再次聯手，在即將開鑼的新視野藝術節中帶來新作《黑色星期一》，數盡香港地打工仔的辛酸苦悶，為這城市勾勒一幅眾生相。從的士大佬、職業媽媽到巧舌如簧的推銷員……嬉笑怒罵間，這是食盡人間煙火的香港地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：受訪者提供



■甄詠蓓（左）與莊梅岩 攝影：尉瑋



《黑色星期一》
時間：10月31日、11月1日 晚上8時
11月2日 下午3時
地點：葵青劇院演藝廳

《野豬》、《教授》、《杜佬誌》，莊梅岩的創作手法愈發成熟，到了《黑色星期一》，她好像司機突然把車開下高速公路，面對着慵懶的荒草小徑點上一根煙。「寫劇本的時候，如果要顧及結構和脈絡，其實是個很理性的過程，」她說，「但是這次我想做的是更加去寫我自己想要的直覺和感情。」拋開劇情構思和結構鋪排，只是很感性地把自已心目中關於「工作」這個主題的人與情境一個個書寫出來，莊梅岩笑笑說：「輕鬆很多，但不是為了輕鬆，而是想轉變一個創作的模式。」

黑色幽默 寫生活苦澀

「工作」對於香港人來說，是個又愛又恨的東西。這個城市的高效、便利背後，是無數分秒必爭、「工作成狂」的人，外國那種下午五點便利店就打烱關門的悠閑放在這裡，簡直是讓人無法容忍的情景。香港人勤力工作，卻也被工作壓得很苦，「人們總是罵，為甚麼香港人沒有自己的個性？因為工作的時候他們訓練到要壓抑自己的個性，我們承受的壓力很大。這個戲講『工作』，講那個辛苦是怎麼令我們的生活失衡。」

創作開始時，導演甄詠蓓便讓演員自己去調查，問問身邊的人對工作的看法。「不要找藝術家，就要普通人，樓下的看更、隔壁的阿嬌。」甄詠蓓說，「問他們：你喜不喜歡工作？理想的生活是甚麼？如果現在不用擔心錢你最想做甚麼？」調查回來的材料讓人驚喜，粗礪、質樸，經常無端端戳中人淚點。已經開始動筆的莊梅岩看到這些故事，不斷修改自己的寫作，整個戲的創作不再是演員跟着劇本演，而演變成一個互動創作的過程。「這九個演員，每個都很獨當一面，他們在排戲時做的即興創作，總出來更好的東西。如果只是我自己寫，可能不會靈活到有那麼多funny的東西出來。這一次，打開了一些如果只是我自己一個人寫劇本你不會看到的門。我不知道觀眾到時喜不喜歡，但我自己很享受——不是在每個創作時，你都會覺得自己長大了，這次卻給我這種感覺。寫一些人物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多了一些層次，可能是一些苦澀。我知道那苦澀從何而來，

而這對於一個創作者是十分重要的。」莊梅岩說。

在「工作」的主題下，彙集的是不同小人物的群像，與以往莊梅岩情節嚴整的劇本不同，這次的創作更像是「散點透視」，每個點要更精準，也有更多的留白。甄詠蓓說，雖然文本的創作方法不同了，但是莊梅岩的精神仍然貫穿其中。「她對社會的concern一直在裡面，《野豬》、《教授》、《杜佬誌》其實都是，講一個人在生活中的抉擇，這次也是，但是更無奈。比如《野豬》講記者，好像還有一個選擇的機會，可以輸得起的。但在這次的戲裡面，因為生活的艱難，你沒得輸，就要這麼走下去。」所謂走投無路時給自己放個假尋找夢想的情景，只能是電視劇裡的橋段，手停口停、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普通人又怎麼做得起這麼奢侈的「夢」？「我們在調查中也看到，好多人，一問他們理想的生活，回答都是：理想？一早就沒有啦，別說這些啦。生活逼人呀，社會壓力下，這個真的變成很奢侈的事。所以在劇本中，莊梅岩的社會關懷依然在那裡，人物呢，就更加悲劇。所以我們一開始就不想像以往那樣用很沉重的方法去做，因為生活已經極之沉重，反而要用一個喜劇的方式，抽離一些去看發生的事情。」

由點及面 捕捉橫切面

從不同的故事中來描繪小人物的世界，《黑色星期一》沒有起承轉合的故事主線，反而是六條線並駕齊驅。怎麼拼湊碎片線條又不至流於瑣碎膚淺，重任就落在甄詠蓓的身上。一貫喜歡嘗試新的創作方式的她為此費盡了心思，「當你有一堆很好的東西在手的時候，會希望自己的能力上能拼湊得好些。」她說，許多人有種錯誤理解，認為拼湊很簡單、即興很簡單，但其實「每種形式都有其難度，拼湊不是簡單擺在一起，它是另一種pattern。」

「要講工作，要做到一個很闊的面，作品必然不能只描寫一個人物，要用很多的點去拼湊一個大的picture。眾生相下面又有它們共同的東西，比如夢想。難度就在於，怎麼樣才能讓這些零碎的東西成為一個結構，讓我

看完這個兩分鐘，那個五分鐘，在點後看到線，然後看到面，再看到整個城市。」她打趣地說和莊梅岩合作很舒服，一個活生生的劇作家擺在前面，不像以往做莎士比亞或是魯迅的「阿Q」，作者只留下一堆文字，想問都沒有辦法。這種合作，是真正「生命和生命的互動」。「莊梅岩的文字份量很夠，給你的每一段都是精華，就好像開了一個盤，我們就去裡面找自己想要的東西。我們想要呈現的，不是每個人完整的故事，而是很多個橫切面，每個人物只要拿出他的一小塊，就能看到他整個人。莊梅岩厲害的是，好幾段的描寫，開頭嘻嘻哈哈的，最後一收筆，就好像一錘打過來，這就是編劇的功力，很精準。因為是橫切面，這種精準尤為重要，因為多一個字都不對，不像以前，你可以用三句去鋪排。」

要展現眾生相，甄詠蓓相信演員的力量。和她以往的作品一樣，她喜歡在演員身上找靈感，看他們的生命歷程和不同的「質地」如何為角色注入新的靈感。這次的九個演員背景各異，有的本來就是編劇，有的長於形體表演，有的是編舞、舞者，有的唱歌不錯，這麼一幫古靈精怪、各自精彩的人聚在一起，「群像」效果已經夠活靈活現。無怪乎甄詠蓓說：「這次的演出在『新視野』的名義下，對莊梅岩來說是新視野，對我來說是新視野，對這幫演員聚在一起的化學作用來說也是新視野。這就是這次創作的底色。」



《Push》神采動人

好的作品需要好的演繹者，反之亦然。九月中到台北一趟，看由黑潮藝術主辦，法國舞星蕭菲·紀連與加拿大出生英國發展的編舞家羅素·馬利芬演出的《Push》。蕭菲·紀連的演出，叫人深深體會到紀連天后之名不虛傳，技巧及動作之美，對身體的精準操控，實在很難相信她已四十九歲。馬利芬的舞蹈編排不僅出色，他本身的舞技也叫人驚喜。無怪乎2005年首演連奪多個舞蹈獎項。

演出以馬利芬為紀連度身創作的獨舞《Solo》（2005）揭開序幕，亦揭示了整場演出的基調：簡潔的舞台、清脆利落的舞蹈動作、精心挑選的音樂，Michael Hulls出類拔萃的燈光運用，讓細緻的舞蹈動作更為凸顯。

演區在台的稍後位置，身穿雪紡白衣的紀連在一排低降的枱燈下靜立，幾盞亮了的燈光把舞者環抱。馬利芬的動作編排，盡用紀連頂尖的舞蹈技巧，舞蹈動作則以芭蕾舞為主，不論向外伸展的手臂還是挺直的足尖動作，每一下都看到紀連的功力，動作柔中帶剛，優美而有力，輕紗般的衣袖在燈光中如蝶翼。馬利芬利用燈光的光與暗，以及亮起不同位置的燈，去區分由小至大的動作段落。西班牙佛蘭明高結他手Carlos Montoya熱情澎湃的佛蘭明高音樂，突出了紀連鮮明的個性。

五十三歲的馬利芬自跳的獨舞《Shift》（1996），坦白說在看演出之前，從沒想過這樣出色。不論在創作構思與演出水平，都叫人驚喜。巨大的白布板是四個舞碼中唯一的佈景，橫互在台上猶如屏風。在巧妙的燈光運用下，屏風中或變出一個、兩個甚至三個身影，與台上的他共舞，很有李白《月下

獨酌》詩句「對影成三人」之況味。馬利芬的動作沉實，每一下都給人穩如磐石的感覺，但間中露出的輕盈以及動作的線條，令人想起他的芭蕾舞底。但動作語彙又夾雜了瑜伽、巴西戰舞，甚至太極在內，於是又帶出了一點點東方味道。

當《Solo》的燈光隨着紀連遊走時，《Two》（1997）中的燈光卻把她的舞蹈範圍圈在一個靠近台前方的方形燈區內。這一次，紀連穿上露背的緊身衣，除了手臂、肩膀、背部與頭外，演出時大部分的身體都隱沒在漆黑的舞台上。隨着手臂或身軀的舞動，我們不期然將注意力集中在燈照着的身體部分上。馬利芬利用了紀連高超的動作技巧與Hulls的燈光魔法，把動作細節都精心處理，肌肉的細微動作，手指的轉動，都被燈光放大，叫我們看得清楚。音樂節奏與舞蹈的動作如影隨形，起初，紀連隨着一下一下的敲擊樂聲，只有手臂在舞，然後彎下腰，讓我們看到燈光下的肩膀與背部，是如何隨着音樂節拍舞動。當音樂由單音逐漸增加層次時，我們也看到紀連的動作加大，除了手及背後，雙腳亦開始移動，加快了動作令舞動的肢體，映在燈下，猶如火舌，最後更如蘇菲旋轉般加速，令演出增添神秘感。馬利芬在這作品中，將音樂、舞蹈與燈光三者有機地扣在一

起，觀眾能確切感受到三者如何互為表裡。

下半場是點題的雙人舞《Push》（2005）。演出初段是幾個小段落，每個段落都是以紀連在馬利芬肩上坐着開始，再以燈滅而結束，其間紀連以馬利芬身體作平台，做出不同的動作，或翻滾或滑動或弓身，馬利芬看似毫不費力地承托着紀連，而紀連又似乎無重無懼在他身上輕盈地舞動，一剛一柔，在Andy Cowton性感的電子音樂配襯下，讓人想到紀連猶如女神般被馬利芬捧上肩上。

之後，紀連優雅地弓身在地，讓隱沒在台後的馬利芬借之為登場，當他筆直的身翻過她身上的一刻，觀眾可看到紀連紋風不動，體力與身體操控之佳，都叫人佩服。馬利芬不斷以接觸的手法來開展動作和帶出關係。他們或推或拉，然後由此而衍生出不同的動作組合。挺舉、飛躍、下墜、滾動……兩人舞來舉重若輕，幾段輕快的段落，更是瀟灑流麗。兩人在舞蹈中相等，好比兩名羽毛球高手在「搓」球，又或者武林高手在切磋武技——的確，隱約可見到武術動作在其中。

這次演出，不單止作品好看，在揀選舞碼及次序編排上都花過心思。能夠看到這樣水平的演出，尤其在紀連已宣佈2016年會退休，這次經驗更見難得。

文：聞一浩



■《Push》 攝影：Johan Persson

《成敗蕭何》 展現京劇新貌

若論中國史上英雄將帥人才之多，三國自是風雲叱咤的時代，不過在三國前，楚漢之間出現的韓信雖然出身低微，卻也是一名猛將。投入漢營後一直未被重用，後得伯樂賞識薦予劉邦，自拜將後四年間與楚軍交戰大小百餘場，最終把楚軍徹底擊敗，逼得一代霸王項羽在烏江自刎。不過這位大將軍雖為漢室功臣，但劉邦忌才，最終難逃一劫。

蕭何則為劉邦之謀臣，最大功勞是有觀人之材，把韓信薦予劉邦，但他雖則是韓信的伯樂，同時也參與了王室欲誅殺韓信的行動中，故有云「成也蕭何、敗也蕭何」之句。9月9日上海戲曲藝術中心帶來了一台由上海京劇院主演的新編劇《成敗蕭何》。故事以上述的歷史人物和背景出發。然而《成敗蕭何》並非高歷史或純宮廷鬥爭，而是更多寫人物在自身處境的變化下，如何面對眾生和一己榮辱的取捨。此劇的人物塑造有更深的挖掘和表述，不專專為人物心態而寫的段落。刻畫蕭何與韓信之間既是同儕，又是交心之友的情義在劉邦的懷疑和忌才下如何走上絕境。

除了在取材上較着重人物的情和義，這個新編劇亦用了不少現代舞台的處理手法。先以旁白用來交代歷史背景，甚至事件，戲則多集中在人物的反應。另外除了京劇慣用的京胡，亦加有較現代的音效加強氣氛的營造，和帶有神話色彩的背景裝置看去亦比傳統一桌兩椅豐富。不過在種種「新元素」中，服飾與

女角妝容設計稍不及正統京劇的吸引，尤其呂后的頭飾設計得頗誇張。其他的現代處理都能做到適可而止，為傳統京劇帶來新面貌，當中行當的分配亦拿捏得宜。除了老生（蕭何）與花臉（但韓信造型不用勾面），還有花旦（呂后）、老生（劉邦）與武生（鐘離昧）等應功，戲的分成十分適中，且各有發揮。兩位主角不在話下，劉邦與呂后的戲不斷穿插其中外，楚王屬下鐘離昧雖出一場亦集中而有戲，其他應有排場亦適當運用。

不過若論好睇，還是演員的表現更精彩。陳少雲的蕭何每個動作都跟唱情配合得工整而傳神，大量的做工表現出蕭何的深層次心理，把麒派優秀的表演風格發揮得淋漓盡致。安平韓信沉厚有力，威而不驕，重情有義，如看見好友鐘離昧自刎成全他，撫鬚悲鳴，表現出英雄人物感性一面，安平在裴派的特色下，還加上抒情效果；傅希如的鐘離昧出場先揮動令旗，接着幾個動作利落乾淨，令人叫好。

還有何澍的劉邦，動作不張揚，靠着關目和做手呈現了好在骨子裡的劉邦，還有郭春明的呂后等都令這個戲增添能量與色彩。小瑕是尾段呂后派兵追韓信，導演安排士兵在後面走過，龍套們竟以現代的策騎動作疾走。或許這也不必，因戲曲中的騎馬動作有其程式，無需改變。

文：鄧蘭